

光華大學

期 三 第

光華大學半月刊

王西神題



對於鄉村教育的一個新建議——鄉村工作團之試驗	陶知行
六藝	呂思勉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舉正	陶存照
韓文讀語(再續)	錢基博
賈誼思想的分析研究(續)	姚璋
李白生活史(再續)	汪炳焜
石油之分布	蕭達
湖上鳥集有感	張詠寬
莫干山劍池二首	前人
秋夜	章楨
學校日記	

行發學大華光海上

版出日四十月一十年一廿

對於鄉村教育的一個新建議——鄉村工學團之試驗

陶知行

鄉村工學團是一個小工場，一個小學校，一個小社會。在這裏面是包含着生產的意義，長進的意義，平等互助自衛衛人的意義。牠是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產生一個改造鄉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細胞。

鄉村工學團由兒童組成的稱為鄉村兒童工學團，由青年組成的稱為鄉村青年工學團。青年的定義不根據年齡而根據求學的態度。老年人而有青年求學精神者得入鄉村青年工學團。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要想起死回生，整個的民族須以最敏捷的手段實施下列六大訓練。

- (一) 普遍的自衛訓練；
- (二) 普遍的生產訓練；
- (三) 普遍的科學訓練；
- (四) 普遍的識字訓練；
- (五) 普遍的民權訓練；
- (六) 普遍的人種改造訓練；

鄉村工學團要將上列六大訓練，具體而微的在自己的鄉村裏儘量推進，把自己的鄉村造成中華民國的健全分子並與全國一百萬鄉村聯合起來推進這六大訓練以造成一個偉大的，令人敬愛的中華民國。鄉村工學團所採取之方法與傳統的方法根本不同。現擬要列舉如下：

- (一) 傳統的方法是學校與社會隔離；鄉村工學團主張以社會為學校。
- (二) 傳統的方法是生活與教育分家；鄉村工學團主張生活即

教育。

(三) 傳統的方法把師生的界限分得太嚴；鄉村工學團主張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我們跟農人學種田，農人跟我們學科學。這是相師相學的意思。我們還可以教大徒弟去教小徒弟。七十二行都有資格做先生，都有資格做太上先生。先生既多學問自廣。

(四) 傳統的方法是先生教而不做，學生學而不做；鄉村工學團主張先生在教，學生在做，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這便是教學做合一之要義。

(五) 傳統的方法是教勞心者不勞力，不教勞力者勞心！鄉村工學團主張在勞力上勞心纔算真正的做，否則便是瞎學瞎教了。

(六) 傳統的方法是教人先費幾年把智識裝滿了再去行；鄉村工學團主張「行是知之始」。我們要在行動上去追求真智識。有行的勇敢纔有知的收穫。

(七) 傳統的方法是教少數人升官發財；鄉村工學團主張與大眾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個中華民族之出路。

鄉村工學團之主體是本村之真農人。所謂真農人是靠自己動手種地吃飯的人。我們所以要有這一個條件是防備這件重要事業落在壞人的手裏作為個人利益之工具。村外之同志只處於推動，贊助，輔導的地位。這種村外之推動，贊助，輔導只適合本村需要的時期為限。推動的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動。贊助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動。輔導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導。鄉村改造運動者最忌代替農人做，因

爲替代農人做得太多太久，農人仍舊是不會自己做。農人不會自己做，終是無補於大局。我們要想農人自動自助自導的來改造他們的村莊，必須在發動的時候有此認識，從村外外同志之發動到本村完成主體健全之組織，其移轉之步驟如下：

第一步驟 創辦時，發起人組織鄉村改造社掌管籌款用人指導事宜同時認識本村真正農人。

第二步驟 由真正農人產生董事會接受改造社助款聘任總指導再由總指導聘任指導員。

第三步驟 本村工學團經濟獨立，改造社得以此款創辦他村之工學團。

鄉村工學團以充分運用本村固有之力量爲原則，凡新生活所必

六 藝

六藝傳自儒家，而七略別之九流之外。吾昔篤信南海康氏之說，以爲此乃劉歆爲之。歆欲尊周公以奪孔子之席，乃爲此，以見儒家所得，亦不過先王之道之一端，則其所崇奉之周官經，其可信據，自在孔門所傳六藝之上矣。由今思之，殊不其然。七略之別六藝於九流，蓋亦有所本。所本惟何？曰，詩書禮樂，本大學設教之舊科，遠古大學與明堂同，易與春秋，雖非大學之所以教，其原亦出於明堂。儒家出於司徒，司徒者，主教之官，大學亦屬焉。故其設教，仍沿其爲官守時之舊也。

古有國學，有鄉學。國學初與明堂同物，詳見予所撰古代學制考。王制曰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一詩書禮樂，追原其朔，蓋與神教關係甚深。禮者，祀神之儀；樂所以娛神；詩即其歌辭；書則教中典冊

需而爲本村所無的纔運用外來力量。例如房屋則以租借公共建築物爲原則，非到不得已時必不建造新屋。實驗農場則特約開通農友自辦，不必買地。運動場之類則租用荒地開闢。自衛武器亦從集合本村原有武器，徐圖擴充。甚至於小孩們坐的棹橙亦可先由家中搬來使用，以待自造新的傢俱。雖一時外觀不甚整齊，但是惟有肯下如此決心才能打破裝飾品的教育。這樣開辦費必可減到極少，使得騰出餘款從事生產一類的重要活動。

鄉村工學團可從事指導員之培養。其培養方法則採藝友制。所謂藝友制即是在一種藝術上做朋友的意思。我們可以歡迎有志青年下鄉在辦工學團上學辦工學團。

呂思勉

也。古所以尊師重道，執贄而饋，執爵而醕；袒而割牲；北面請益而弗臣；蓋亦以其爲教中尊宿之故？其後人事日重，信神之念日澆，所謂詩書禮樂，已不盡與神權有關。然四科之設，相沿如故，此則樂正之所以造士也。惟儒家亦然。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言禮以該樂。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專就品性言，不主知識，教不及書。子謂伯魚曰，「學詩乎？學禮乎？（季氏）則不舉書，而又以禮該樂。雖皆偏舉之辭，要可互相鈎考，而知其設科一循大學之舊也。

易與春秋大學蓋不以是設教，然其爲明堂中物，亦信而有徵。禮記禮運所言，蓋多王居明堂之禮。而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替侑。皆在左右。一春秋者史職；易者，巫術之一也。孔子取是二書，蓋所以明天道與人事，非凡及門者所得聞。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文章者，詩書禮樂之事，性與天道則易道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且不能贊，况其下焉者乎。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七十有二人者，蓋於詩書禮樂之外，又兼通易與春秋者也。〕〔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一與論語述而，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合疑五十而知天命，正在此時。孔子好易，尙在晚年，弟子之不能人人皆通，更無論矣。

六藝之名，昉見禮記經解。經解曰。一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挈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淮南子〕秦族，一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勇，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二曰其教，則其原出於學可知也。繁露玉杯曰：一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義，易春秋明其知。一云以贍養在位者，則其出於大學，又可知也，繁露又曰，一六藝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一史記滑稽列傳及自序，辭意略同。〔滑稽列傳〕曰，一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一自序曰，一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銘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樂所以變，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禮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一此孔門六藝之大義也。賈生六術及道德說，推原六德，本諸道德性神明命，尤可見大學以此設教之原。古代神教，固亦自有其哲學也。

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二者相爲表裏，故古人時亦偏舉。荀子勸學曰。一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一古人誦讀，皆主詩樂。詳見〔藝已存稿〕君子小人學道是弦歌義。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乃以經該詩樂；與禮並言。猶言與於詩，立於禮也。下文先以詩書並言，亦以詩該樂，終又舉春秋，而云在天地之間者畢，可見春秋爲最高之道。不言易者，舉春秋而易該焉。猶史記自序，六經並舉，側重春秋，非有所偏廢也。孟子一書，極尊崇春秋，而不及易，義亦如此，〔荀子〕儒效一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一與賈子書道德說，一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一辭意略同，而獨漏易；可見其係舉一以見二，非有所偏廢也。漢書藝文志，一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正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一以五經

分配五行，雖不免附會，然其獨重易亦可與偏舉春秋者參觀也。

莊子徐無鬼；女商曰：「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命版六弢。」金版六弢未知何書，要必漢代金匱石室之倫，自右相傳之秘籍也，太史公自序。「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上本之伏羲堯舜三代，可見六藝皆古籍，而孔子取之。近代好為怪論者，竟謂六經皆孔子所自作，其武斷不根，不待深辯矣。（論衡須頌，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此亦與史記謂孔子序書傳之意同。非謂本無其物，而孔子創為之也，不可以辭害意。）

莊子天下曰，「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又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度在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以仁為恩指詩，以義為理指書。所謂薰然慈仁之君子。即學於大學之士也。此以言乎盛世，至於官失其守，則其學為儒家所傳，所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者也。上下相衡。詩以道志二十七字，決為後人認識之語，滲入本文者。管子戒篇，「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孝弟，外不正忠信，深其四鄰，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其說是也。古所謂誦詩樂，謂之經，後引伸之。則凡可誦習者皆稱經。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一經蓋指詩樂，志蓋指書，分言之也

六藝

管子稱四經，合言之也。可見詩書禮樂，為大學之舊科矣。舊法世傳之史，蓋失其義，徒能陳其數者，百家之學，皆王官之一守，所謂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時或稱而道之者也。亦足為詩書禮樂。出於大學之一旁證也。（商君書農戰，詩書禮樂專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職。亦以詩書禮樂並舉。）

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人之學習言之，謂之六藝。自其書言之，謂之六經。經解及莊子天運所言是也。天運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述哉。」一亦可見六經確為先王之故物，而孔子述之也。（莊子天道，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十二經不可考，釋文引說者云，六經加六緯。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皆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六藝有二，一周官之禮樂射御書數，一孔門之詩書禮樂易春秋也。信今文者，詆周官為偽書，信古文者，又以今文家所稱，為後起之義。予謂皆非也。周官雖六國陰謀之書，所述制度，亦必有所本，不能憑空造作也。呂覽博志，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文藝，一作六藝。文藝二字，古書罕見，作六藝者蓋是。由基善射，尹儒學御，稱為六藝之人，此即周官之制不誣之明證。予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大學之六藝也。禮樂射御書數，小學及鄉校之六藝也。何以言之？曰，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鄉校之教也。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此小學之教也。論語。「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謙不以成德自居，而自齒於鄉人也。（六藝雖有此二義，然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自係指大學之六藝而言。不然當時鄉人所能，孔門能通之者，必不止七十二人也。）

五

管子山權數。「管子曰，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間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上云五官，下云六家，蓋卜易同官也。此與詩書禮樂易春秋，大同小異。蓋東周以後，官失其守，民間顯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蓋之也。此亦王官之學，散在民間之一證。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舉正

陶存煦

胡適氏撰章實齋先生年譜，民國九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迄二十一年，姚名達氏又增補之。按年譜之體，昉於宋人，自元及清，附庸蔚為大國；章氏所謂：「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其所以為言；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見韓柳年譜書後）胡氏草創是譜，凡章氏著述，苟可以表見其思想者，無不擇要編入；俾讀其書者，不獨知人論世，以考見其生平；而於學問大概，亦藉以窺一斑；其善一也。尋常年譜，凡於所譜之人，無直接關係者，率屏不錄；而胡譜則記章氏師友外，且於戴震汪中袁枚之死，詳錄章氏評語，以旁觀章氏之不同時賢？其善二也。姚氏增補胡譜，體例略仍舊貫，而考證之勤過之；章學之了解亦過之；然猶有憾焉！請言其詳：

胡氏撰章氏年譜，自謂「不但說他的長處，而且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這種批評的方法，也許能替年譜，開一個創例。」（見年譜

新學偽經考曰，「史遷述六藝之序曰，詩書禮樂易春秋，西漢以前之說，皆然。蓋孔子手定之序，劉歆以易為首，書次之，詩又次之，後人無識，或以為法。此其顛倒六經之序也，一以此為劉歆大罪之一。」（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漢書藝文志辨偽下。）

案漢志之次，蓋以經之先後。易本伏羲故居首。書始唐堯，故次之。以為顛倒六經之序，殊近深文。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為孔子手定，亦無明據。予謂詩書禮樂，乃大學設教之舊科，人人當學，故居前。易春秋義較深，聞之者罕，故居後。次序雖無甚關係，然推原其朔，自以從西漢前舊次為得也。

增補本胡序）實則不然。年譜：史之傳記。欲為良史者，章氏謂：「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見史德）蓋「述事而理以昭焉」，（章氏原道下語）乃史家第一要義；胡氏平居論學，好稱「客觀」，亦即此理。誠如是，年譜又何貴批評？即不得已而批評，固當如胡氏所云：「必須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他的義理是非。」（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宣言）今胡譜於乾隆四十二年：章氏譏戴震妄薄朱子，則曰，「先生於此等處，仍有「衛道」的成見」；於五十九年：章氏駁汪中釋媒氏文及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則曰，「周禮媒氏原令，乃是周禮最大胆的特識，汪中的釋，大旨尚不錯，先生駁文太迂腐。實無道理——汪中的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論未痛嫁女子守貞及從死的非禮，此乃社會問題的討論，其用意與立言。皆深可佩服！實齋乃作長文駁之，此真紹興師爺之倫理見解」；於嘉慶二年：章氏評袁枚風流

自居，則曰：『袁枚在那個時代，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議論，自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論詩專主性情風趣，立論並不錯，實齋之攻袁氏，實皆不甚中肯；按章氏爲僞王學及乾嘉漢學之反動，而集浙東學術之大成，其學蓋源於宋永嘉金華，即『器』以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者也。（見原道言公予撰章學誠學案上卷會詳言之）故舍『器』，而言『道』，固不足爲『道』；離『道』而立言，亦不足爲言；胡氏似以章氏衝『道』爲可恥，抑不知章學本來面目，固在即『器』以明『道』，舍『道』無所謂『器』也！汪中之述學，袁枚之爲人，其是否，姑勿具論；而章氏之論，自有其一貫之宗旨與氣象，則彰彰矣。何得謂『無理』？爲『不中肯』？其評戴震，以戴氏之學，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胡氏固認爲：非研究學術淵源，有所得者，不能爲此言。』（見年譜頁四十四）又謂：『他說戴學本出於朱學，這話很可成立。』（見戴東原的哲學頁九十三）然則戴氏於訓話名物，偶有出朱子外者，因而醜詆朱子，章氏斥其『誹聖謗賢，毫無顧忌』；所謂不當飲水而忘源也，豈『成見』歟？章氏嘗曰：『通義所言，但求古人大體，初無門戶之分；』（見上朱中堂世叔）此非誇語也。今胡氏不先弄明白他的本來面目，而自謂配批評他的義理是非；無惑乎：胡氏好白話體，而謂『章實齋一定會贊成白話詩』；（見年譜頁二十五）胡氏以詩經爲一切文學的紀元，而謂『章氏以後世之文，其源多出於詩教，確有一部分真理』；胡氏信諸子不出於王官，而謂『章氏假定一個理想的同文之治，作爲上古無著述的解釋，那可錯了。』（均見年譜頁五十八）憑斯以斷：章氏議論，有合胡氏之偏見者，便以爲是他的長處；不然，便是他的短處；不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而謂可以評判他的義理是非。行見這種批評的方法，也許能替年譜開一個惡例！竊未謂然也。至若年譜頁五十九：胡氏以『疑古』之主觀，信史漢已經後人竄亂，不足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舉正

取法，運謂『實齋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一面又嫌新唐書以下各史的志書，太詳細了；他終是一個文史家而非史家。——其於新唐書以下的批評，真是說夢話——』此其舛謬，何炳松氏於增補章實齋先生年譜序，已詳言之，今不贅述。惟章氏原『道』過崇周公，近儒張爾田孫德謙氏，以今文家之主觀，均謂其言害於道，（見張氏史徵明教篇孫氏申六經皆史說）胡譜則曰：『其認『道』在與章制作，故甯認周公而不認孔子；雖有謬誤，固可原有。』（見年譜頁六十九）此通論也，可謂知章氏矣。雖然，片瑜何足以掩瑕！

姚氏增補胡譜，自謂：『極力尊重適之先生的原文。除非有新的證據，可以改變他說的記載，否則決不刪改或修移。適之先生解釋章先生主張的話，尤其特別尊重。雖然有一二條和我的意見不同，但我在這增補本裏，絕對不說一句話。』（見年譜姚序）不知學問：天下之公事也，非一二人所得而私。使胡說而然，理當存之，不必曰尊重；使胡說而非，尊重之何爲？因一二人之私重私尊，遂使章學本來面目，不埋沒於『學績補苴』之漢學家，而埋沒於『替章實齋打抱不平』之胡氏；竊滋惑也。章氏固曰：『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違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見史德）姚氏惟以後生不謗前修，因事生感而情失。且其中潛移默運，又不正此也！如：年譜乾隆五十九年引和洲志自序，姚氏注其出處，曰『靈鶴閣四，一頁至十七』，按胡本原有『又靈鶴閣叢書四之文史通義補編，有志隅一篇，爲和州志二十篇之總叙；』一段，故下注靈鶴閣。云云，今姚氏以志隅已入劉刻本遺書，故刪此一段，是矣；然下仍注『靈鶴閣……』云云，令人不知所指矣！又嘉慶三年，胡本引史考釋例，下云：『馬夷初先生的抄本，中有史考釋例一篇，爲遺書所無；』此自指浙刻本遺書而言。今

劉刻本遺書，史考已入補遺，而姚氏自序，列所據遺書，劉刻本爲其第三種，乃姚本於史考釋例，仍著爲『遺書所無』；數語，今人又不知所指矣！此事雖細，實關全書義例，何可忽也。又胡譜成於劉承幹刻章氏遺書以前，故引章氏原文，均以浙刻本爲主。今姚譜仍之，亦不甚安；倘改從劉刻本，或較一律。

外此，胡氏姚氏解釋章學，余亦不敢苟同。

『六經皆史』之說，胡氏謂：『章氏本意，只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見年譜頁一百三十七）竊意不然；章氏『史』釋，非如普通之所謂『史』，其言曰：『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無異義焉。——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然而無異義者，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且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君子苟有志於學，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府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見史釋）蓋史乃政教之遺。能切於人倫日用，能通於經術精微；所謂即『器以見道』，『史』即『器』也。六經何以爲史？蓋六經皆『器』也，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之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見原道中經解下）子集諸家，其源何以出於史？蓋官師分而後有著述，言行殊而後文集興；苟溯其源，諸子出於王官，固是先王之政教；而集則子之支與流裔。（見原道下文集）故竊謂：『六經皆史之說，章氏本意，只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先王政教之遺。』——六經皆史，爲彼漢宋之儒，學而不思者言；子集皆史，爲彼諸子百家，徒思不學者說。——此章氏所謂：『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經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資，而非所以名其學也。』（見浙東學術與朱滄淵中翰論學

書）胡氏之解，余不敢苟同。

章氏史學，邁絕前古。其成熟見解，誠如胡氏言，在於書教三篇；其重要文字，亦如姚氏言，在於答客問三篇；（見年譜頁八十四）然章氏自言其所以治史，一則曰『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見浙東學術）再則曰『劉知幾言史法，吾言史意』（見家書二）故其撰原道，認道在典章制作，而曰『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其撰史釋，認周官府史之府，與五史無異，而曰『君子苟有志於學，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府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此章氏言史意，所自得意者也。書教三篇，諄諄言：『撰述欲其圓而神，神以知來，知來欲其抉擇去取，例不拘常；紀事本末之爲體，因事命篇，不爲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答客問三篇，諄諄言：『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一義則竊取一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一則曰『神』，再則曰『義』。細審其旨，蓋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而史之成家，必切於人倫日用，而通於經術精微者也。故章氏乃以史爲思想之思想家，或爲史學而治史之史家；有原道史釋之明史意，而後有書教答客問之言史法，彰然明矣！今胡氏姚氏，知書教答客問而不知原道史釋，（年譜於原道篇言之甚略見六十九頁而於史釋篇則一字未言見七十一頁）則是章氏史學，母乃醴泉無源，靈芝無根？余亦不敢苟同。然章氏雖謂史以經世，惟於一字褒貶之例，則未謂然！故史學例議曰：『歐陽修作五代史記，自命折衷春秋，其所見之春秋，乃是村荒學究之春秋講義，非左國經緯

賈誼杜解之春秋；其於馬班諸家相傳所謂嚴辭比事之宗旨，則概未聞也。」蓋「述事而理以昭焉」，「使觀者有所興起。」此章氏「史以經世」之義也。

章氏之學，固長於史。然「史官必合天下掌故而籍備。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則在平日；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章氏州縣請立志科議及校讎校理語）故精力所及，又長校讎學方志學家譜學。方志之學，姚氏頗叙入年譜。然校讎之學，除總類羣書外，章氏說校讎之義，其一：在「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欲人即類求書因書明學」；（見原道宗劉）其二：在禹穴藏書，亦可以補中秘之所不逮」；（見戴書）而年譜不著隻字，何也？「互著」「別裁」書掌於官諸法，年譜亦叙之不詳。（均見年譜頁四十六）家譜之學，章氏所著書中，雖家史篇已佚，然如與馮秋山論修譜書，家譜雜議，高郵沈氏家譜敘例，高郵沈氏家譜序諸篇，陳義均卓絕，而年譜不叙，豈以章氏之於譜學，無甚精義耶？恐胡氏姚氏，亦不能驟信！倘以章氏之所重者史學，而校讎方志及譜學，遂卑之無甚高論耶？則章氏固曰：「制度由上而下。採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詳。」（見州縣請立志科議）校讎方志及譜學，皆采摭以爲史者也。此胡氏姚氏之疏漏，余尤不敢苟同。又章氏雖謂「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言史」，然其與陳觀民論史學書嘗曰：「史體述而不造。文獻雜陳，則貴決擇去取，人徒見著於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取，則貴陶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其撰史德篇又曰：「史所憑者文也，非才無以善其文。而章氏所以自命其學者，亦以文史爲揭幟；良以史之令人感興，鼓之舞之，全在文也。胡氏既認章氏爲文史家矣，（見年譜頁五十九）而於此義，獨欠發揮，尤所未安。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舉正

至于瑣瑣考證，余涉獵所得，亦有數端，足匡年譜所不逮者：章氏爲謝啓崑續修史籍考，姚氏據兩浙翰軒錄補遺王宗炎附記，及吳蘭庭復章實齋書，阮亨瀛州筆談，斷在嘉慶三年；甚確。然不知其在何時？（見年譜頁一百三十二）余按謝啓崑樹經堂詩續集卷一兌麗軒集，其自序曰：「竹蛇經義考之闕，予既作小學致以補之，成五十卷矣！又擴史部之書，爲史籍攷，以匹經義，因葺官廡西偏屋數十楹，聚書以居友人。庭故有高梧二株，予每以公暇，對梧編勘，欣然忘疲，凡古來政治之得失，山川人物之同異，上下數千年間，得諸友人相與商榷，又深契乎「麗澤講習」之意，遂以名西偏之廡曰兌麗軒。余是年，于軒中梧下，作詩若干篇，因以名其詩曰兌麗軒艸。嘉慶三年秋，日南康謝啓崑題于浙江布政使官廡。」則章氏讀修史籍考，當在嘉慶三年秋。而助章氏續修史攷者：姚氏據瀛州筆談，枯葉軒筆記，考得袁鈞胡度二人。然余按樹經堂詩續集卷二和覃溪師贈行自注，「錢晦之胡維君二君，皆助予助史籍小學二考。」則於袁鈞胡度外，又得一錢大昭。

「史籍考已成書否？」胡氏據史考釋例，謂：「其中義例，與論修史籍考要略不同，蓋論修史籍考要略爲草創時的義例；而史考釋例乃成書的義例。」（見年譜頁一百三十四）此謂已刪定也。然余按樹經堂文集卷四復孫淵如觀察書，有云：「畢宮保史籍考之稿，將次零散，僕爲重加審理，取材頗富，視舊稿不啻四倍之，應底粗成五百餘卷，修飾討論，猶有待焉！」此書自注已未，則史考初稿，確成於嘉慶三年。惟卷數與釋例不同，意釋例或即第二次創義例，非成書之義例也。——觀其題曰釋例而不曰叙例凡例可知。——其後謝氏於己未九月調粵，（據樹經堂詩續集卷三及清史稿本傳）而章氏已未節日廢，（據章氏撰邵與桐別傳自述）修飾討論，卒卒未遑。故王宗炎於兩浙翰軒錄補遺，稱其「修史籍考未就」，而

章氏囑其編次所著書，姑就初稿，錄史者敘錄入於內篇耳。（見晚
閉居士集復章實齋書）胡說疑未然。前史致殘稿，現聞在美國國會
圖書館。惜不得一見，以釋蓋疑！

章氏修常德府志，胡譜稱其已成。（見章譜頁一百五）然余實
見應先烈嘉慶常德府志，其卷十九藝文考，稱：『乾隆五十八年，
知府李大隱，屬章氏修府志，條例一稟史裁，舊志公典，俱從刊落
計書十二冊，未滿三百頁。然稿未定而大隱去職，凡康熙九年以後
事，均着本地人補續。（常德舊志修於康熙九年）嘉慶十八年，應
氏遂藉其底稿，成新志二十四篇。』據此，章氏修常德志未成，胡
譜誤也。

年譜頁一百二十八，胡氏引雪嶽詩話引謝蘊山懷人詩，有：『
耳聾揮牘易，鼻聖運斤難』之句，以見章氏奇醜。按章氏貌固不揚
，曾煥贈章氏詩所謂『君貌頗不揚，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獨黠，許
丞聽何重！况乃面有癭，誰將玉璣鑿？』是也。然胡氏據謝詩，則
不免強作解人！『耳聾揮牘易』，謂其晚年耳聾。而『鼻聖運斤難
』，則形容其近視眼耳。何與於貌之醜不醜？謝詩見樹經堂詩續集
卷八，注為嘉慶七年春日作。而章氏已先一年歿，章氏年已六十，
亦豈能如摩登少年之搔頭弄姿！謝詩全首曰：『登第不求官，空齋
耐歲寒；耳聾揮牘易。鼻聖運斤難。晚境貧彌甚，芳情老未刊，近
來稽水側，誰授故人餐！』末二聯可見章氏晚年之貧病，胡氏似未
見謝集？

章氏評汪中述學妄分內外篇，胡氏稱其『實中述學的根本毛病
。』（見年譜頁一百十五）惟吾師錢子泉先生，實據包世臣藝舟雙楫
卷三書述學六卷後：『述學者，容甫弱冠，後節錄以備遺道之類書
也，自於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已成才數卷，至乾隆五十五年
，容甫自檢其說經辨妄之文，并雜著傳記若干篇，以世人皆聞『述

學』，冒其名，刊行於世。』謂：『是述學當別有其書。汪氏著錄
而未成；世臣與汪氏為友，其言當可信。』胡譜既兼批評，則於包
世臣書後。似不應遺之。

復次章氏嘗曰：『古人最重家學。叙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
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
衷也。』（見校讎通義互著）故近儒梁啟超氏，論年譜之作法，謂：
『若譜主為大學者，其學風，定不隨其生命而衰歇。凡不入正文之
資料，應別撰附錄為善。』（見歷史研究法補頁一百十三）姚氏為梁
氏得意弟子，故其撰邵念魯年譜，嘗用師說，闕譜前譜後二例，可
謂盡善！章氏之學，自清光緒以後，經譚獻氏家湘廩公之表彰，四
十年間，早知見仁，難者非一；就余所知：如李愛伯丈之越縵堂日
記及與譚仲修書，王闓運氏之湘綺樓日記，樊增祥氏之重修湖北通
志商例，黃紹基氏之古文舊書考跋，章炳麟氏之與人論國學書，張
爾田氏之史徵明教篇，陳釗玄先生之諸子通誼原始篇，以及近人劉
咸忻氏之續校讎通義匡章篇；其評章氏，皆非無的放矢。胡譜既用
批評，而於此數者，獨未收入；姚氏既知『附錄』之例，而亦不能
補胡譜之所未詳；抑又何也？

餘乾隆五十八九年間，章氏嘗為湖北石首知縣王維屏校定石首
縣志，為廣濟知縣黃某校定廣濟縣志；（見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書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今年譜不記，而章氏著述，姚譜所考。如
與馮秋山論修譜書諸篇，近侯埭氏，嘗據柯逢時抄本，證其未確；
而知非日，札乃嘉慶三四年間，章氏所札記者；（詳燕京大學圖書
館報第二十八期）姚譜似均須補正。

昔孔文學論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誘前輩，或能譏評孝章
；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余年甫二十，何
敢評胡氏姚氏之書！顧智者千慮，或有一失；而碌碌之瑜，何不可

以補琬琰之缺；故記其略，俾治章學者，待觀覽焉！雖然，胡謔問世後，凌霄一士，日本內藤虎次郎，聞在國聞週報，支那學雜誌，

韓文讀語 (再續)

(四)雜著下(原昌黎集卷十三卷十四)

昌黎集卷十三，子產不毀鄉校頌，亦如伯夷頌，借古人以抒感慨。不過伯夷以自况，子產以諷時宰，言情達志，詩教之比興也，非止昌黎爲然，儒者論史，其指在陳古以監今賈生過秦，必卒之曰「觀之上下，驗之當世。」又如左未冲鮑明遠詠史諸什，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豈真閒管古人是非哉！知此者可與道古，可與論文。

張中丞傳後敘夾敘夾議，議論折衷一是以正流傳，敘事撰次所聞以補闕遺，出入剪裁，其文縱厲而峭實。

汴州東西水門記渾樸簡峻，出自詩書之頌語，東京班蔡有其雅練於重，而無其鮮明緊健。

畫記學周官考工記，於謹細中見神妙，於妥貼中臻變化，此與汴州東西水門記，皆徵學古入化，與楊雄王通字摹句擬，死著句下者不同，楊王存其面目，出筆便優，昌黎運以神明，無句不活，皇甫持正爲昌黎墓誌，以爲「茹古涵今，亡有端涯」；轉換無迹，乃見茹古者深！

藍田縣丞廳壁記寥寥短章，老健簡明，憤激而出以談詭，感慨而寓之蕭閒，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閱昌黎集卷十四無出色者，獨鄆州谿堂序詩，句鍊而氣適，爭臣論，文瞻而義明。

鄆州谿堂詩序，廉而能肆，適而得安，極以柳子厚早年文字，蓋合國語之雅練，國策之勁熱，而融裁爲一乎者，故能儻榮廉悍如

韓文讀語(再續)

先後有所匡正；余近日覺凌氏內氏文，均不得見，是所恨耳！

錢基博

此！

以鄆州谿堂詩序之適雅，與汴州東西水門記之端凝，而姚鼐選古文辭類纂，題下皆祇一題；無亦過爲矜莊，以損神明；未能鋒發而韻流也！爭臣論，氣使疏蕩，此中消息，亦宜有以闕其微。鄆州谿堂詩序，以國語之雅練，融國策之驚勁，得筆之適，而不入於危仄，爭臣論，以左氏之浮夸，化國策之恣肆，得氣之疏，而不流於矜張。

(五)書啓(原昌黎集卷十五之十九)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擇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若韓公書辭氣紛紜，有餘於條暢任氣，不足於優柔擇懷；散鬱陶而未能從容，託風采而失之激切，會文正謂「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

柳子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自稱：「每爲文章，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讀韓公書，志氣盤桓，未免偃蹇而驕，作之於矜。文之痛快者每不沈著；宋之蘇東坡是也。沈著者嫌不痛快，漢之劉子政，是也。惟國策乃沈著而痛快；蓋韓公書體之所由放也；文沈鬱頓挫，則又非國策之何有！韓公書體博辨明快，蓋得國策之體。而沈鬱頓挫，又得太史公之神。

昌黎集卷十五與孟東野書答尉遲生書，皆以沈鬱頓挫見意；一卷之後！

上李尚書書，上襄陽于相公書，同一談非其實；而上于相公書蕩軼飛揚，顧盼有奇致；

戰國策士之遊說，其用意頗能預立地步，韓公書亦然。觀上留

守鄭相公啓，上張僕射書，與于襄陽書，應科目時與人書，答呂醫

山人書，未爲人占地步，先自己站地，步高晚大談，不免矜心作意

，而自兀岸可喜！至上李尚書書，上襄陽于相公書，權得人家身分

太高，便自己地位稱不過，文儘岸異，而氣未振絕！上兵部李侍郎

書，三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并不爲自己留地步，徒爲佻佻倪倪

，低首乞憐。惟三上宰相書之氣肆，肆則猖狂恣睢之中，不免聲竭

，斷斷。上兵部李侍郎與陳給事兩書之辭婉；婉則文明從容之辭，益

見氣卑辭靡。幾乎無適而可，此遺言措意之所以貴能預立地步也！

答崔立之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與李習書，與崔羣書，應科

日時與人書，答陳商書諸首，不論篇幅長短，韓公自言『其文亦時

有感激怒懣奇怪之辭，』寫出胸中一段憤鬱，直起直落，文勢極寬

，衍而氣自緊括；沈鬱頓挫，學太史公神到秋毫顯，須與太史公報

任少卿書同讀，方知其妙！

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答尉遲生書，與馮宿論文書，自道文章

用力甘苦，尤喫緊在『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兩語；意自悲憤

，而氣極浩落，亦得文章沈鬱頓挫之妙！

與鄂州柳中丞兩書，慨當以慷，雖未沉鬱而極頓挫！

(六)送人序(原昌黎集卷十九之二十一)

閱昌黎集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三卷送人序；其中有端凝

簡峭而如史筆者，如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殷員外序送鄭尚書序送水陸

轉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是也。有婀娜搖曳以爲多恣者；如送許鄂州

序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贈崔復州序送王秀才舍序送楊少尹序是也。大抵端凝簡峭，斯見勁；王介甫以之。婀娜搖曳則餘妍；歐陽永叔以之。

送孟東野序，送寥道士序，送高閑上人序，憑空發論，妙遠不測，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隋煬帝迷樓；而正事正意止於一見，在

空際蕩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此太史公平準封禪諸書，

伯夷孟荀屈賈列傳法也，特其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未極神妙自然之

境惟寥道士序，直落直轉，直接直，具無窮變化，純是潛氣內轉，

得太史公筆意。送孟東野高閑上人兩序，則得太史公之章法，而未

得其筆意。章法可以迹求。筆意則神明之運。送許鄂州序，贈張童子序，不以頌而以規，深得古人以言相贈

處之意。送石處士序，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法章北牡，自爲映帶，乃

用太史公李廣與衛青霍去病兩篇，北牡見意之法。

(七)祭文(原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

閱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員外

文，祭河南張員外文，祭侯主簿文，難在話念平生，情事曲繪，而

跌宕俊邁，鼓舞鏗鏘，不可以方物。四言韻文，其原出於雅頌，雍

容揄揚，漢魏人爲之，未嘗出其窠臼，多重鋪叙而韓公獨創爲刻

，千形萬態，橫恣溢出。又漢魏人爲四言韻文，亦效雅頌之凝重

括，而韓公神彩飛揚，獨出以跌宕俊偉；雖敘實事，必驅遺陵跨，

令於空際飛馳，祭辭助教文，祭柳子厚文，瘦折與峭，又是一格。

後來王介甫多慕之。

見雄肆，於嗚咽處見深懸，提振轉折，邁往莫禦，如雲飄颻馳，又

如龍虎吟嘯，放聲長號而氣格自緊健。

賈誼思想的分析研究（續）

姚璋

（五）刑法與道德

賈子研求秦朝一代的過失，而得其最大者有二。其一是重刑法。他舉秦始皇刑法的過失說道：

秦王懷貧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過秦論中篇，賈誼新書卷一，第四頁。）

秦二世非特不能改去始皇的過失，反而變本加厲如下：

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儻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全上第六頁。）

上面是說秦朝第一個大過。其第二個大過是『仁心不施』，即不施德於民。其言曰：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黔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潭本作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潭本作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過秦論上篇，全上第四頁）

賈子以為專恃刑法，雖可以壓服人民，而稱強於一時；但必不

賈誼思想的分析研究（再續）

能持久，一旦勢衰，人民就起來反抗，因而覆沒隨之。刑法祇能劫制一時，而必不可賴以持久。他把秦事為證曰：

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過秦論下篇，全上第八頁）

他雖極言刑法之不可恃；但却也不主張完全推翻刑法，以為當用刑法的地方，須毅然決然而用之，切不可姑息以養奸。所以他在上漢文帝的陳政事疏中說道：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醜僻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醜僻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前漢書賈誼傳）

不過他以為施用刑法時，千萬當謹慎審重。對於怎樣審重施用刑法的方法，他曾翻覆地說明如下：

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勿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

罪從去，仁也。擬功從子，信也。（大政上，賈誼新書卷九，第二頁。）

對於重刑法的方面，他已申說如上。至于不施德於民的方面，他也曾與以研究。秦代的擯棄道德非自始皇始，商鞅輔政時已開端了。他敘述商鞅擯棄道德的事實如下：

商君遠禮義，弁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綆鉏杖筭，（同等）而（原耳，從譚本改）。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睨。其慈子利嗜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時變篇全上卷三，第四頁。）

不施德於民，則遲早終必身敗名裂，而國家覆亡，此非秦代如此，往古亦然。他舉史事為證曰：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臚右臚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願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門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連語篇，全上卷五，第七上。）

反過來說，施德於民，則必能大得民心，而王天下。他也舉史事來證曰：

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般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類舊塚，而吳人服。（胎教篇，全上卷十，第七

頁。）

所以治國者不可不注重道德。故他重言以告誡治國者曰：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俗激篇，全上卷三，第一頁。）

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大政下，全上卷九，第六頁。）

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全上第十頁。）

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修政語下，全上第十七頁。）

細讀上面賈子對於刑法與道德的申說，已隱約可以知道他是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刑法的。為什麼他不注重刑法呢？因為國家往往以為頒佈一種利民之法，而其施行結果，非特不能利民，反致害民。他舉一例為證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敢難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鑄錢篇，同上卷四，第十四頁。）

『法有起姦』，是刑法不可恃的理由之一。民欲為姦，雖有刑法來懲治，也是無濟於事。故賈子又曰：

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同上）

法不能禁姦，是刑法不可恃的理由之二。就使法能禁姦，但姦無窮而法有限。故賈子復曰：

姦不勝而法禁數潰。（同上）

法不能防止一切姦，是刑法不可恃的理由之三。即使法能防止一切姦，但治國之道不是專事防民之姦，而首在施惠於民，以得民心。要把刑法來施惠於民，此則勢不可能。故賈子用譬喻來說明道：

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大政下，同上卷九，第五頁。）

『刑罰不可以慈民』，是刑法不可恃的理由之四。讓四個理由大概是使賈子所以瞧不起刑法的最主要者罷。

但是他又爲什麼注重道德呢？他以爲爲上者苟有道德而行善，則下民自能受其感化而向善了。故曰：

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同上第七頁。）

反過來說，下民的爲非作惡，實以爲上者的失德有以致之。故又曰：

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同上）

由此可知，刑法之政防民作惡猶恐不能；道德之政化民向善却是水到渠成。就此而言，道德之爲用已遠勝於刑法。況且德政施行，民咸向善；則根本就不用不着防止作惡的刑法了。賈子曾援引帝譽的語以頌揚道德政治道：

帝譽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脩政語上，同上第十二頁。）

這不僅是頌揚的話，並且是他借來作主張道德政治的鮮明的宣言啊。

（六）道德的解釋

賈子既是十分重視道德，則道德的含義似不可不有一解釋。他解釋『道』曰：

道者所從接物也。（道術篇，賈誼新書卷八 第三頁。）

賈誼思想的分析研究（再續）

他的意思就是：我們待人接物所當依援而行的爲之道。但僅這一句還不能把道解釋明白。他又繼續解釋曰：

其本者謂之虛。……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同上）

道的本體既是虛無精微，就怎樣去接物呢？他解答曰：

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登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同上第四頁）

明白了『虛之接物』，就懂得道的內容了。他對於道的解釋大概是如此。至於道的詳情，乃不可勝述，因『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同上第五頁）

他又解釋『道』曰：道者離無而有之。（道德說，同上第十一頁。）

這句話是怎樣解釋的呢？他的意思是說：道原來是虛無的，由虛無的道，而成爲有形可見的行爲就是德。故曰：

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爲德（同上）

這就是說：道未變的本相爲虛無，由虛無的道變成有形的德，則正和看不見的水蒸氣變成有目共觀的冰一樣。故又曰：

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同上）

這就是說：德是由原來虛無的道，而分化出來各種不同的行爲。因此他肯定的說道：

道者德之本也。（同上第十頁）

他對於這句話又恐不明白，而自爲之解釋曰：

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

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同上第十二頁)
德的由來既經說明，而對於德的內容也不可不述及。他以為德有六理如下：

道德性神明命。(同上第九頁)

他用玉來譬解這六理曰：

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寫(疑即象字)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賜如藕膏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灤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晷乎堅哉謂之命。(同上)他所說的『六理』實是宇宙萬物的規範，不單是人類行為的規範。他對於德的解釋又大概如此。

對於道和德，既有個別的解釋，則不得不再進而求其綜合的解釋。他對於道和德作一總括的解釋道：

道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同上第十三頁)

由此可以綜合的解釋道德二字道：道德就是吾人得接物之道所做出來的行為。所以得接物之道而做出來的行為是道德的。雖接物之道而做出來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究竟怎樣算做道德的行為？怎樣算做不道德的行為？他對此曾作一簡括的對照的說明如下：

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囂。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有恤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別本作憐)。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鬻。(鬻字無攷，別本作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嫚。接遇肅正為之敬；反敬為嫚。(別本作優。)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何允中云：當作跋。今案跂亦有曲義。)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

清為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淨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悽。(同憐。)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盤。(反同，別本即作戾。)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同隘。)包容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墮可安謂之熈；反熈為鬱。(熈字無攷，當是和悅意；熈當謂熈藉也。一云烟熈，亦和意。)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備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為怠。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福禍謂之知；反知為愚。兩見窺察謂之慧；反慧為重。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備；反備為野。辭今就得為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施。(同老。)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囿。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愷謂之敢；反敢為揜。(揜或是鈇字之訛。鈇者鋒銳。)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道術篇，全上五——七頁。)

他這段話不僅把道德與不道德的行為一一分別予以說明；并且

主要的道德行爲也可以說是大都舉出來了。

(七)本性與習慣

賈誼曰：

人性非甚相遠也。(保傳篇，賈誼新書卷五，第四頁。)

這句用肯定語氣來說就是：是人性甚相近也。所以他在勸學篇裏又直捷了當地以爲人性相同。其言曰：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同上卷八，第二頁。)

人性既相類同，『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

(保傳篇)他以為殷周的君主與秦朝的皇帝在天賦的本性上固相同；但殷周的君主從小就養成好的習慣故成賢王，而秦朝的皇帝從小就獲得壞的習慣故成暴君。他舉史事爲證曰：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保傳篇)

又曰：

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同上)

他根據上面的史事，而提出一結論曰：

賈誼思想的分析究研(再續)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同上)

由此看來，聖賢與其肖非天性使然，乃習慣所養成。人性原本相同，而所以異趨者都由於習慣。這正與論語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意思相同。他所謂習於正則正，習於不正則不正，又與墨子所謂：『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之語相同。習慣轉變本性的力量既是這樣的偉大，則於養成好習慣而去除惡習慣的事情不可不十分注意。但對於這事最能奏效的只有教育。所以他極言教育的重要曰：

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後政治也。(大政下，同上卷九，第八頁。)

教育雖能使吾人養成好習慣以爲聖賢，但須施行得早方易奏效。假使惡習慣已經養成以後方施以教育，望他們改過遷善，就不容易見功。因爲改正一個錯誤的舊習慣，比養成一個新習慣難得多呢。這已成爲教育上公認的原則了。所以施行教育最好在沒有染過惡習以前，因此不可不早爲設法。賈子有見于此，故力主早施教育曰：

選左右蚤諭教最急。(保傳篇)

又曰：

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同上)

賈子以爲小兒一生下來就施以教育，已經晚了；當成胎時就應該開始教育，方能收教育上最大的效果。所以他提倡胎教曰：

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胎教篇，同上第五頁)

他又援引史事以爲其主張胎教的根據曰：

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偃，難怒不罵，胎教之謂也。（同上第六頁）

他這樣的主重教育，就是重視習慣的養成；因爲教與習是相聯的。

（八）人的生與死

賈子以爲宇宙萬物非是一成不變的，乃長在變化之中，而且這種變化是沒有停止的時候的。其言曰：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萬物既是變化不停，但變化的方式是怎樣的呢？他答道：

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同上）

萬物的轉移變化，如同旋渦的水流，看似推進，而實爲還原。

又說：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同上）

合則萬物成，散則萬物毀，但合散的變化沒有一定的法則，其理深微，不是吾人所能盡情說出來的。所以他曰：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同上）

變化雖沒有常則，但變化的狀態總不外乎由有形的變爲無形的，而由無形的變爲形的罷了。他說道：

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壇。（同上）

他又舉例來說道：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同上）

由有形的變爲無形的，如水之變爲蒸氣；而由無形的變爲有形的，如蒸氣之變爲雨。有形無形之相互變化是參互錯綜，紛紛不定的。其所以變化者乃由於振蕩的動力爲之轉移，但振蕩的動力是從何來的呢？他答曰：

大專繫物兮，塊軋無垠。（同上）

振蕩的動力是由大專所發出來的。大專即大鈞，又即造化。大專的發出動力，正同陶工的作器，大專既是陶冶萬物的工匠，則這個萬物的工匠的爐子是什麼？炭火是什麼？銅料又是什麼？他又一作答道：

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炭兮，萬物爲銅。（同上）

宇宙萬物既是造化工匠用天地爐子，陰陽炭火，和萬物銅料陶冶成的，則人爲萬物之一，當然也是這樣產生出來的。因爲一分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物之成與毀都是忽然之間的。物既如此生滅，則人也不能獨異。人生忽然，輕若鴻毛，何必量度自己年命的長短而愛惜它。一旦死亡。如同物化，又何足引爲憂慮呢。故賈子曰：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搏又作搥。）化爲異物兮，又何足

患。（同上）

不過一斑參不透這個道理的庸人，以爲我比物貴，所以我當愛惜此生，爭權奪利，以爲我一生享受。因此我執永存，順速之境無從超脫。愛生不能，反致速死。其言曰：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

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拘士繫俗

兮，攔如囚拘。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同上）

只有參透這個道理的通人，知道我與物同，不當獨求其異，不當貪生而奔走於名利，應該守道而行。其言又曰：

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同上）

他以爲「獨與道俱」的「真人」，對於生死的態度是如下：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

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矣，得抵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

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深淵之靜，汎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同上）

這個「真人」與莊子所說的：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詎。脩

李白生活史（續）

7. 在享樂中

李白少年時是一熱心功名者（入世者）但終因不得志，而轉變為抱厭世觀的頹廢者（現世的享樂者）。他對於現實的污濁，既已窺見其深處，因此只願昏昏沈沈過日子決不願意「明白」「清醒」，所謂：

「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月夜獨酌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餞別校書叔雲

這是向醉鄉及山水中逃避苦悶追求快樂的呀。

但是抱厭世觀的，若果走到頹廢的一條路上去，那是決不能以「酒精」和「自然」等物來滿足他物質快樂的慾望的，所以李白除上述幾樣要求而外，還須發揮人類肉體快感的追求，他的詩中常讚美物質的快樂。——美人簫管，因為這也是他的生命之一部。他覺得一切虛名都是哄人的，並懂得：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立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

己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予步！」古風的道理，故只有眼前一霎那的快樂才是真正的自己的。因此他使在脂粉隊中度其浪漫生活了，他在此中為的要解決悵鬱和自己本能的衝動，故他所崇拜的女性大多是：

「吳兒多白皙，好為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李白生活史（續）

然而往，簡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一本作捐，一本作楫。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

兩兩相較，絲毫無異，且可以互相發明的。（完）

汪炳焜

越女評

「胡姬招素手，留客醉金樽」，送裴十八

「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籬櫺。」

舊人書懷

的下流女子，他同這些女子所幹的也無非都是些發揮肉慾的勾

當：

「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憶舊游書懷

「何日重相見，滅燭解羅衣。」寄遠

這與晚唐神祕詩人李義山相比並，顯然有不同之處，前者是代表肉感的，而後者却是代表靈感的了，義山讚美高尚純潔的女性美，如：

「一丈紅牆擁翠游，羅窗不識曉街塵。」無題

「重帷深下莫愁堂，臥後青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小

姑居處本無郎。」無題

雖肉感何啻萬里？而謫仙所描寫的女性美則完全相反，這也是因環境及個性的不同，而所表現思想因而差異的一個例證。

當他流浪到金陵時，曾眷念着一個妓女，他叫她做金陵子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心碧窗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

要東山妓，携手林泉處處行。」示金陵子。

又有一位段七娘，似乎也是妓女，他有一首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

此外又有一首陌上贈美人：

「駿馬騎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襄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

他這些詩都表現他少年時的不檢行為。其間有一片火熱的感情在紙上流行，在紙上蹈舞，有酒一般的魔力，使人醺醺欲醉。其簡畫之生動真有「喚之欲出」之感。

冷齋夜話有這樣一則記載，且摘抄如下：

「舒王嘗曰：『太白許詞迅速無疎脫處，然其識汗下，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

而陳藻讀李翰林詩亦云：

「杜陵尊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快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這幾句話很能窺到李白生活的核心，較我這樣不怕辭費的敘述簡賅得多了。現在且再摘錄關於女子幾首如下：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台。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迴。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邀入青綺門，當歌共啣杯。嬌羞初解珮，語笑共啣林。啣林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悲傷！持此道密意，無令曠佳期！」相逢行

這本是一首纏綿婉轉的戀歌，一氣寫來，清新飄逸，很是動人。但到了中間，突然雜入幾樣「綿衾」「羅幃」逗人情慾的東西，不免令讀者有「意馬心猿」之感覺，這很足以證明李白肉慾的衝動是極強烈的。又如：

「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對酒

「玉筍落春春，坐愁湖陽水。聞與陰麗華，風煙接隣里。青春已復過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台。」寄遠

「妾在春陵東，君在漢陽島。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一爲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飛，相思愁落暉。何有一相見，滅燭解羅衣。」寄遠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溼青苔。」寄遠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帷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牀空。」春怨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如紅。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前有樽酒行

從這幾首詩看來，可見李白對於美人的崇拜和肉慾的追求是如何的利害！（在他集中尚有許多携妓觀妓狂歡等詩篇，恕不再引）這是他全部生活中一段浪漫的小史。就此亦足見他的人生觀是怎樣的頹廢呵！

8. 曠天國中的生活

李白從小便自命爲「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城；仙人撫我頂，

結髮愛長生。『憶舊游書懷的天之驕子。所以『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上韓荆州書不甘居人下了。可是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兒，第一步必先求出尋常的社會。而欲超社會就須取得人間的權位，有志意成，後來居然被他躋身于金馬玉堂之上了。然而他還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竟在君主面前放肆起來，於是一跌就從青雲仍復跌到泥土中。他平素的一腔熱血，和企羨張良魯仲連之爲人的迷夢，至是觸了一鼻子的灰而醒覺了。他既當頭受了一棒，自然要發牢騷，牢騷之後，漸漸走進頹廢之路，這也是事理之常不足怪呢？但是酒精女色等刺激感官的物質，終解決不了病死的苦惱。他本想『超越自然』，結果仍須受自然的駕御。這是他所以要墮變天國的原因。況且人的欲望本無止境的。爲了要永久的存在，于是不得不另創一新的環境，在有限中顯示着無限。換句話說：就是人不滿于現實的塵世，便要求理想的樂園。神仙便是超渡人羣往『極樂國土』的一條津梁。故李白晚年頗傾向于修仙學道者。這又是一個原因。

據說李白起初曾學道于白眉空。在齊州時，又受符籙于高天師。關於這種傾向，他表現于詩中的地方很多，如：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白玉版，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秀出南丰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嶺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教盧游太清。』廬山謠寄侍御盧舟

李白生活史(續)

『海客談瀛洲，煙波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霞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到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瀉瀉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岩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岩泉，慄深林兮驚層巖。雲青青兮欲雨，水瀟瀟兮生煙。列缺霹靂，邱壑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台。霓爲衣兮列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夢游天姥吟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水，拂此西日光。雲游臥八極，玉顏已于霜。飄飄入無倪，稽首拜上皇。呼我游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餐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飛揚！』古風

『黃帝鑄鼎于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去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去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車，侍軒轅。遨游青天中，其樂不可言。』飛龍引『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跡繞碧峯，於今滿青苔。飛流瀉絕巖，水急松聲哀。北眺嶠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與雲雷。登高望蓬瀛，想像金銀台。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媿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游泰山

在信幾首詩中很可看出他厭惡現世，習慕仙游的思想。他睡暎在天國裏討生活。所以平白地虛構出若干神秘的境界，恍惚迷離的

走到瀛州紫泥海諸仙地。看見羣仙會合，虎鼓瑟，鸞回車，霓爲衣，風爲馬，雲之君紛紛而來下；既飽飲沒有聽過的音樂。又復覩燦爛如花的仙女。人生到此，尙復何求！難免李白要有『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的謳頌了！

此外又如：

『白日與明月，晝夜尙不閑。况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雲僊每登攀。一食駐玄髮，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雜詩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游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采！』古風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聖賢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虫。不及廣陵子，乘雲駕輕鴻。』古風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

石油之分布

石油爲動力源之一，用途極廣，近年以來，若飛行機，若自動車，含石油外，無代用之燃料。又藥劑染料香料等。亦有賴乎石油，以資應用。故其需要，遂着見增加焉。當石油初汲出時，名曰原油 (Crude petroleum) 本雜有油井瓦斯即天然瓦斯，後乃壓縮之，冷却之，而其中所含格什林，由蒸氣化之爲液，是即格什林也。又將原油入於蒸溜釜內而蒸溜之則可溜出格什林燈油輕油 (Light oil) 其殘餘者爲重油 (Heavy oil)，燈油俗稱爲石油是也。夫格什林乃以作自動車飛行機等工業之用，輕油乃以作塗料發動機油藥劑等

兔空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雲何足珍？』古風

『莊周夢蝴蝶蝶夢莊周。一體可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古風

在這幾首詩中更可以看出他感到世運的推移，人生的優蹇，和富貴功名心之不復縈繞于胸中的表白了。這與魏晉間文人郭璞何劭等之游仙詩完全一樣的充滿着厭世的色彩與神秘的思想咧！

於此我們可以解釋李白晚年的求神僊和早年求富貴的三心理，看去似乎是矛盾不可解。其實仔細一想。這二種思想正是互爲因果的。因爲他想起人，所以狂熱的渴求功名，但他曉得富貴，終須受『自然力』的裁制，于是便換一方向更求『超自然。』——『曠天國——然而神仙到底渺茫難求，他理想中的生活終于沒有達到結果，便加倍的助成他玩世的態度，和頹廢的生活了。

蕭 達

原料之用重油乃以作艦船與引擎機關等原料之用，至若人造土瀝青 (Asphalt) 減摩油巴納芬油 (Paraffin oil) 皆自重油。製造而成者。石油之油井產出油之期間最短，至多不過十年左右，以是之故，石油分布，不免大有變化矣。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據美國礦山局所發表之統計，世界所產之石油，自一千九百二十三年至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四年之內，有一億五千萬噸內外，及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一躍而達於一億七千萬噸，示百分之十四之增加率，是誠不可懸揣者也。

石油之出產國，第一推北美洲合衆國。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所出石油，有一億二千五百八十萬噸，占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七十二。第二爲蘇俄所出石油，有一千五百萬噸，占百分之五·七。第三爲委內瑞拉所出石油，有八百九十九萬噸，占百分之五·一。第四爲墨西哥所出石油，有八百九十一萬噸，占百分之五·一，第五爲波斯所出石油，有五百一十一萬噸，占百分之二·九。第六爲羅馬尼亞所出石油，有三百六十二萬噸，占百分之二·〇。第七爲荷領印度所出石油，有二百九十七萬噸，占百分之二·一。第八爲哥倫比亞所出石油，有二百零二萬噸，占百分之二·一。其中對於前年增加率最大者，數委內瑞拉百分之七二，而減少率之最大者，數墨西哥百分之二十八，日本僅有二十一萬噸，徒示〇·四六之減少率而已。

今卽此等主要出產國，而說明石油之分布：

美國東部有亞利吉安油田，連亘於品司威年俄亥俄，西勿爾吉尼亞，坎的基州地方，有五十年之生命，是美國最古之油田也。其西有里馬，印第安納 (Indiana) 伊利諾斯之油田，其南部西部有米得，康廷年特 (Mid Continent) 之油田，連綿於密蘇里，干薩斯，阿干薩斯，得撒，魯西安納，俄克拉何馬。其南有墨西哥灣岸之油田，西有羅機山脈之油田，前者亘於得撒魯西安納諸州，後者亘於窩民 (Wyoming) 哥羅拉多，蒙大納，諸州。其西有加利佛尼亞油田，位於三覺今 (Sanjoaquin) 河之流域者也。其中產額最多，探掘最新者，惟米得康廷年特油田，與加利佛尼亞油田。美國於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比較前年有百分之一七增加者，皆因此二油田所屬之處有火油井噴出故也。

蘇俄石油之產地，以外高加索地方爲主。外高加索地方，巴庫 (Baku) 油田最古，產額亦多。外高加索山脈之北邊，有古若子里 (Grozny) 油田，距古若子里之西三百里，有馬可卜 (Maikop) 油

田。裏海之東，中央亞細亞地方，亦產石油。其北有烟巴 (Emba) 油田有沙吉什 (Saghis) 里爾 (Nili) 油田，其南有淺列今 (Tcheleken) 島油田，東部則有弗爾哈納 (Fershana) 之油田，惟產額不多。外高加索之油田，歐戰時俄國革命，坑井爲其破壞，所產額頓減，一千九百十八年僅產三百七十七萬噸，留最低之紀錄。戰後蘇俄政府注意石油政策，力圖恢復，其產額乃次第加增，今仍占世界第二位。

委內瑞拉油田發達，有可驚者，當一千九百十四年在馬拉開波 (Maracibo) 湖畔之米列谷蘭得 (Mene Grande) 產有石油，是其起源也。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驟示百分之七十二之增加率，大有一往直前源源不絕之概。相傳馬拉波湖沿岸之盆地，其後方山脈之背斜層，石油之埋藏甚多。米列谷蘭得之油田，不過其一部耳。

墨西哥之油田，在一千九百四五年間，僅出極少量之石油，然一千九百十六年遽見增加，一千九百十五年遂追蹤於蘇俄，而爲世界第四石油國矣。油田東部在墨西哥海灣沿岸地方，北部則有巴亦可 (Panuco) 安匹這 (Topila) 之油田，南部則有山結若里莫 (San Gerónimo) 之油田。惟墨西哥因財政窘迫之故，油田投資，多入於外國人之手。後乃改正鑛業法，石油之所有權，歸諸政府，探掘權又加以限制，而外國資本之活動，遂見掣肘，此亦石油產額減少之一原因也。

波斯石油發掘之歷史，在一世紀以前。然至於用近代式而發掘之者，又在二十世紀以後。今日英波石油公司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得波斯政府許可後，於一千九百〇一年，始行投資。主要油田在波斯灣頭百哩乃至百二十哩相隔之丘什特 (Schuster) 附近，屬於英波石油公司所有。波斯之油田，大部分從此地而出。若美丹衣那夫坦 (Maidani Naphtun) 美丹衣這夫帖克 (Maidan-inaftek)

阿窪止 (Alwaz) 之油田，是其最著名者。

羅馬尼亞之石油發掘，自一千七百五十年手掘油井之時代始，迨十九世紀之半，次第見產額增加。油田在達郎西瓦尼亞阿爾卑斯 (Transylvanian Alps) 山脈東側之背斜層，有卜納火法 (Prahva) 丹波威查 (Danovitz) 卜折 (Buzen) 巴加烏 (Bacau) 地方之油田，其中以下納父法油田最古，產額亦豐。

荷領東印度石油之發掘，在一千八百九十年，有若依爾打其會社 (Bojoi Dutch Company)，辦理石油事業，自北部蘇門答臘為始，次第擴張於東印度諸島。今日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其主產之地也。油在婆羅洲者，從苦太 (Kutai) 河之下流，至於巴里八班 (P. alik-Papan) 灣在蘇門答臘者，有南部之巴隣旁 (Palembang) 有北部之依底 (Idi) 在爪哇者有三寶瓏 (Samarang) 林班 (Rembang) 斯納巴牙 (Surabaya) 等處。此等地方，石油之產額，近年不見增減，然而在荷領印度消費却大，以其剩餘，輸出於中國日本印度，新加坡，阿非利加澳大利亞。

湖上鳥集有感

烏鵲不煩洗染勞，天然美質刷雲濤。飛飛六月今宜息，豈畏風霜惜羽毛。

附候官王景岐湖上初晴見隼鳥有感，用德國第二次革命時代大詩家臘馬丁外相在日內瓦湖上詩意得此題劉莊旅館。十八

莫干山劍地二首

茲山清且秀，而以莫干名。成劍身隨化，何如劍不成。

其他石油若哥倫比亞秘魯阿根廷，印度特里尼答 Trinidad 島砂撈越 (Sarawak) 埃及，德意志，法蘭西，坎拿大等處，均有出產。英吉利本國雖不產石油，然其殖民地之中有出石油之地。又英人投資於波斯墨西哥美索不達迷亞等石油之出產國者亦復不少。

日本石油之產額最少。而石油之需要，反見年年增加。其主要產地，新潟縣有西山油田，新津油田，大面油田，東山油田，頸城油田，秋田縣有黑川油田，豐川油田，道川油田由利油田，靜岡縣有相良油田，台灣有新竹油田。大正十四年日俄新條約成立，日本得經營北樺太油田之利權。大正十五年創立北樺太石油株式會社，又依據日俄條約，得繼承北辰會社之石油事業，從事發掘。因是之故，日本石油之產額與貿易，亦大有影響矣。

夫動力源，石油與石炭相等。石炭生產之壽命，雖曰有限，將來不難發見代用品。石油既不能以其他之燃料代用，而其生產之壽命，又較諸石炭為尤短，是今日之動力源，不能不囑望於水力電氣矣。

張詠霓

年九月

搏擊九千兩翼勞，海山滿地是風濤。鏃痕不奪冲天志，乞汝晴波洗羽毛。

張詠霓

勝負分吳越，乾坤一沼池。誰知磨劍日，正是臥薪時。

秋夜

章楨

小窗人語寂，聽雨又宵闌，旅枕鄉思足，孤衾客意寒，澆愁嫌酒薄。弔影惜燈殘。覓句還枯坐，詩窮一字難。
宵來霜意重，擁被怯寒生。鄉思和秋老，詩懷入夜清。家書遲雁足，墜葉亂虫聲，無限飄零恨，天涯空復情。

學校日記

十月十七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演講

十月十八日 上午九時翁照垣來校演講容啓兆主席

十月廿四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報告

下午二時校務會議在校長室開會

十一月四日 下午一時校務會議在校長室開會下午三時在本校禮

堂開會追悼金井羊陳訓恕二先生張校長主祭潘光旦

潘子端演講事略

觀夜